籀經堂類藁

籀經堂類稾卷第二

晉江陳慶鏞頌南撰

奏疏

請辦閩省會匪疏

江西道監察御史臣陳慶鏞跪

奏為會匪結黨勾引蔓延請

旨嚴飭地方官迅速查辦以淨根株以綏良善事竊惟福建漳州府屬之龍溪海澄等縣民人多往蘇祿息力呂宋貿易每就彼國娶妻生子長或挈回其人俗謂之土生子向在外洋斂錢聚會成風乃挾其故習沿

及漳州各屬以至廈門結為小刀會亦曰天地會凡入會者需錢六百九十三文名曰根基錢交完即給八卦印一顆紅白布各二方為識內有小印有口號其股頭各製小旗一面誓盟歃血初不過販洋之所謂土生子者偶為之積而漸引漸多散布妖言遂敢滿貼狂詞城鄉皆是前經署廈門參將陳興隆緝獲稍為斂跡乃提解後地方官竟從輕問罪略不懲辦近有廈門人陳嵒素以傀儡唱戲為業逃藏龍溪縣石美鄉南門黃允家與同安縣屬白礁鄉王泉倡造謠言惑衆謂伊有神術自可通天能入會者免罪於

是石美海滄白礁各鄉販洋者咸受其煽惑兼以勾連廣東土匪訛言日至遂顯然設斂錢之局名為開香一開便有數百人從之而龍溪海澄同安各縣知縣皆明知其事而不敢過問以故該匪肆橫罔忌且謂入會則上至省城下至廣東皆有資糧相助免至乏食不數日間入會者已近數萬人其賊股則有同安縣屬之白礁鄉王小長園鄉劉四山邊鄉李景李青瀧龍溪縣屬之南門黃允田裏鄉王靖海澄縣屬之新垵鄉邱姓坂尾鄉林姓皆奉陳磬王泉為大頭目千百成羣強派各處般戶截搶各處販夫或入會

或助糧從者平安無事不從者災禍立至其有大姓
强宗殷戶未易嚇索者該匪聲言於起事時即先問
罪故始而桀黠者爲之今而謹愿者亦從之始而無
賴者爲之今而殷富者亦從之結連數百鄉横行郡
縣勢莫誰何上年十一月間該賊目王靖李景黄允
劉四各擁衆入會知文武官有意隱容遂白日豎旗
聯絡聲勢張貼狂悖字樣遠近駭聞廈門爲之震動
其龍溪縣告示皆被匪徒用黄紙貼蓋别書字號狂
狠已極而知縣佯爲不知嗣署廈門叅將陳勝元會
同同安縣圖他本札諭該縣之鳳山文圃兩書院紳

王勸諭亦莫誰何追升任興泉永道張熙宇於十一月廿一日到廈立飭署縣圖他本往賊屯之積善里查辦而該縣會營並未到其地僅至附近之灌口鄉鳳山廟喚出安仁里之蘇陳楊林各姓衿耆出結即於十一月廿八日回報地方安靜十二月初一日有文圃書院諸生公同來廈面稟道廳嚴出告示一面移咨陸路提督及汀漳龍道訂期剿辦然賊勢自龍溪海澄同安漸至長泰南靖蔓延已四五縣現又分遣奸細招誘泉州各縣鄉民即臺灣亦聞頗有搖動若不急加痛辦其害伊于胡底臣惟會匪自來皆由

內地土著滋事茲乃由外洋傳染而入妖氛日熾且
廈門㗋夷雜處難保無假借名色因而乘機迫脅良
民現在漳泉各處道途梗塞盜賊公行除非速為辦
理何以鋤奸暴而肅民心臣既風聞屬實謹繕摺密
陳請
旨飭下督撫迅即懲辦或明查或密訪毋使奸民一名漏
網其未被誘若明示曉諭俾黨羽解散并令該地方
紳士團練鄉勇以為守望之助伏念漳州毗連廣省
近日廣西土匪每竄入其中萬一防禦不先誠恐釀
成大案臣為慎重地方起見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咸豐元年正月二十六日上

旨留

請禁淡水硫磺出洋片疏

臣陳慶鏞片

奏再臺灣淡水廳境內舊有硫磺各任廳官封禁不准採煎故閩省營中所用硫磺皆自外來近聞臺地奸民有偷採硫磺往販𠻳夷是以上年該夷即有欲往淡水取煤之說旋即中止竊意淡水向不出煤焉知非奸民從中勾引欲以挖煤為名因而採取硫磺也

應請

旨飭下地方官嚴加防範於港口密為警備毋得使私磺出境則內物不至為外用矣謹附片奏

聞

咸豐元年正月二十六日同上

旨留

奏叅員挾嫌訐告疏

江西道監察御史臣陳慶鏞跪

奏為叅員挾嫌訐告立案不行請

旨酌量變通以符定制而儆刁風恭摺奏祈

聖鑒事本年七月初七日奉

上諭御史雷維翰奏吏治疲軟訐告成風請申明舊例一摺嗣後被叅人員以不干己事訐告上司以圖復者內外問刑衙門著照定例立案不行仍分別治罪以杜挾制等因欽此七月三十日又奉

上諭都察院奏大計被劾之前任湖北漢陽縣巡檢潘箴

遣家人呈控一案參員訐告上司例應立案不行惟據

控侵蝕賑項各情虛實均應澈底根究著龔裕親提審

訊等因欽此在

皇上原因該參員所控情節較重足以雖有立案不行之

例仍

准查辦以杜徇隱臣查凡參員挾嫌訐告未有不揑飾重

情希圖聳聽者也蓋被參降革後非勒借盤費即訛

索捐復銀兩稍不遂意肆行攻訐揣其叵測之心原

非期於獨完但使拖累淺忿已足快其傾軋至被控

之員或撤任查訊或扣留待質縱使層層昭雪而累

月經年廢時失業焦頭爛額已不可言喻此近年刁風所以熾而上司之於屬員所以必多方回護也查道光十六年刑部議覆御史成觀宣奏被劾反噬請分別另案辦理一摺奉

上諭嗣後凡計典被劾及一切緣事被劾人員除所告之事即係被劾之事准其呈明辦理外其有被劾之後摭拾察覈官員別項款蹟控告以圖報復者仍照定例不問虛實立案不行即所控之事關係重大不容寢置該督撫亦止可於立案不行後嚴密查訪另行究辦毋得同時參處致啟挾制瞻徇之漸等因欽此是

宣宗成皇帝於參員呈控重情早經籌及而終不肯以假公
濟私之口遽予查辦也臣愚以為此等刁狡之徒若
因控情較重即予查辦則立案不行之說仍屬有名
無實各衙門礙難遵循若竟壅於
上聞又恐或有抑勒應請嗣後外間督撫將軍內閣刑部
都察院步軍統領衙門凡有准理控案之責者遇有
官員被參後牽控上司別款控告者一面立案不行
照例分別治罪一面摘敘案情咨明軍機處每屆年
終由軍機處彙開清單恭呈
御覽如實有情節可疑必須查辦者隨時酌量降

旨斯於立案不行之例既相符合而立案不行之後仍違
天聽屬員不敢肆其要挾上司亦不至無所顧忌似亦整
飭官方之一道也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咸豐元年八月廿八日上本日奉
上諭陳慶鏞奏參員挾嫌訐告立案不行請酌量變通一
摺著該部議奏欽此

劾叅員逗留勒索片疏

臣陳慶鏞片

奏再臣恭閱邸抄陸建瀛等奏查覆已革江西巡撫陳阡被叅欵蹟及陳阡奏叅學政陋規奉

上諭此案陳阡被叅各欵朕特命學政查辦乃陳阡奏叅學政陋規即在張芾查叅之後並因前充提調時與學政孫葆元結有嫌隙一併牽砌具奏名為因公起見實則有心挾制陳僑又復具禀申訴牽涉陋規與陳阡所奏如出一轍難保非受其指使巧為詆訐似此特交查辦案件被叅各員借端挾制欲使查辦大臣先存避誇

之心相率為偽扶同隱飾致朕耳目壅蔽於政體大有
關係此風斷不可長等因欽此仰見
皇上發伏摘奸無微不照為吏治人心計者至周且密查
例載緣事被劾人員摭拾察劾官別項欵蹟以圖報
復者不分現任去任文武官員俱革職為民已革者
問罪等語又本年七月初七日奉
上諭各省被叅人員以不干己事訐告上司以圖報復者
內外問刑衙門著照定例立案不行仍分別治罪等因
欽此今陳阡以職司教養之地方官其喚唱女優及同
賭民婦均係本境百姓較之尋常挾優犯賭俗止革

職本應加重追經查叅復砌詞抵制到案後仍任意狡辯實屬行同市井况挾嫌反噬均已責訊明確例有應得之罪若以業經革職竟免致議不惟與已革問罪之例不相符且與七月内叅員訐告分別治罪之

旨顯然違悖使天下視

通諭為具文並令被叅人員知誣訐無罪可科樂得砌詞揑禀希圖洩忿紛紛效尤更恐無所底止且閱陳阡自罷官以來出入省城衙門干預公事自稱前任撫臺官僚莫可如何囑令首府鄧仁堃為通省屬員寫

信湊集盤費非得銀二萬兩不肯出省倘不遂其欲
即以危言要挾故作叵測之狀又已革知縣陳僑叅
後稟訴已革候補道慶雲叅後呈控均係陳阡主指
為同惡相濟之計官吏畏威動色相戒此陳阡革後
情形也倘蒙
皇上按律治罪固足懲刁狡而肅紀綱即
聖恩寬大始予免罪應請
飭下江西巡撫勒令陳阡出省押解回籍不准沿途逗留
並令原籍地方官嚴加管束毋許外出滋事以儆刁
風再聞陳僑以捐納出身粗鄙不堪其前調吉安

首縣即係陳阡所保曾署該府泰和縣赴任之日正
值收漕轎前即排列大礮以示與民相角之勢該處
百姓畏其兇燄不令進城稟明知府代為調停此等
官逐貶類應請
旨一併飭令回籍管束謹附片具
奏
咸豐元年八月廿八日同日上
旨留

請定獄讞以肅紀綱疏

江西道監察御史臣陳慶鏞跪

奏為現審重案浮議繁多請斷自

聖心飭即定讞以肅紀綱事竊已革陝甘總督琦善誤剿

雍沙番族一案先經蒙古郡王控告並有人參奏

特派薩迎阿馳往察問屬實革職解京復

派大學士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審訊定擬在

皇上原因數百人命關係邊防必須慎重周詳明白宣示

方足折琦善之心而杜眾番之口乃琦善未到京以

前已多浮議近因

諭旨嚴飭薩迎阿人言藉藉均以為
聖心已露偏向此案必翻臣謂薩迎阿之受責原因別案
交查覆奏含混
諭旨甚明
皇上大公至正衡平鑑空薩迎阿與琦善如各有其罪即
各治其罪因物付物兩不相蒙何可以私意窺測
聖人然案久不定恐訛言愈起即邊釁易生蓋都中議論
有愛琦善而欲為開脫者有畏琦善而不敢執持者
大抵皆謂凡屬番族無不為賊犬羊之性命本無關
於重輕即琦善在刑部亦頗持此說以圖掩飾臣愚

以為番族之住牧內地者曾經奏
旨允准不追究其從前擅移之罪原以族類繁多藉示覊縻即如此次雍沙番族一聞琦善調遣即各備馬匹器械隨同剿賊其非自外生成已可概見若謂不分良莠均應斬擒恐該番族聞而寒心萬一勾結為患西陲無安靖之日不特
國家無此政體亦不能為此虛縻兵力也或又謂此案重懲琦善易長番族之刁是以本年五六月後搶案甚多臣聞番族搶案向多在夏秋之間緣冬春大雪封山礙難出巢搶掠自稀即謂本年搶案較多安知

不因琦善濫殺無辜為尋仇嘗試計耶且果如人言長刀之說試問今日若釋放琦善能保番族相安永無搶刼否耶總之此案關鍵一言可決蓋琦善之有罪無罪以雍沙番族之是賊非賊為斷雍沙番族之是賊非賊以有案無案為憑今該番族之為賊案據琦善既不能指出雖百詭其說總屬支吾遁飾況事關邊務不行具奏起滅自由其蔑視

朝章尤屬無可解免應請

飭諭會審諸臣秉公覈實將琦善應得罪名迅速定擬具

奏以伸

國法而定人心其餘案內各員與琦善罪名無關增減

應俟到日再行覈辦

皇上統御中外賞功罰罪一視同仁必使番族知感知畏

萬一遷延日久浮議搖惑紀綱隆替所關不少臣職

司風憲不敢知而不言伏乞

皇上乾斷施行天下幸甚謹

奏

咸豐元年九月十九日上

旨留

指叅督臣劣跡片疏

臣陳慶鏞片

奏再人之論琦善者多謂其有才臣以為自古奸雄誤
國未始非有才者為之也琦善受
宣宗成皇帝再造之恩
國制朞內演戲取樂已屬昧心大膽至其平日居心尤
有歷歷可數者臣上年在籍主講廈門書院聞有居
民以私押勒索等情在夷人處控告廈門同知俞益
該夷將該同知面斥謂我曾見爾中國林則徐我們
給他三百萬銀不肯受從來有見這官長索銀之事

當時居民傳聞有向該夷詢問三百萬之說者則稱係從前向林則徐懇給廣東香港地方夫林則徐既以鄧金而不肯奏給香港乃琦善竟擅割其地並不奏

聞即予夷人居住則其畏夷如畏虎已可見矣嗣經奉旨拏問是日接奉

上諭擲棄在地謂聖如文王且因羑里真令古今同慨有在旁伺候之武官親見親聞其訕謗何可名言耶迨後

宣宗成皇帝特恩出之囹圄復擢四川總督到任年餘接見屬員以及拈香拜廟仍穿行裝謂家產曾經抄沒不

克再製長袍褂其怨望形於詞色尤四川官民所共
覩也跡其跋扈不臣之罪髮難勝指應請
皇上出自乾斷俾宵小知所畏懼理合附片具
奏
咸豐元年九月十九日奉日上
旨留

請截漕糧以賑民饑疏

掌陝西道監察御史臣陳慶鏞跪

奏為陳請酌截漕糧以卹災區以固民志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恭閱邸抄兩江總督陸建瀛等奏請展緩河

工一摺必俟至霜降以後方可合龍惟災民嗷嗷待

哺不能延此數月之久查工次民夫數十萬人多係

被災戶口藉傭錢以度命一旦停工無從得食豈能

束手待斃該處災民被

國家深仁厚澤萬不至有意外之虞然民窮易於為非

饑餓之極恐其貪生之念迫而為冒死之心此亦人

情所急不暇擇者况青徐一帶俗本强梁老弱既轉於溝壑强壯必散而為盜賊倘有奸民煽亂實為心腹之憂更非粤西可比據該督所稱嚴飭道府縣加意撫綏不使一夫失所其言良是然曠日持久萬難為繼現據該督覆報折實灾民大口三十一萬八千二百十三口半恐此外尚有遺漏該道府縣若取之富户捐輸而被灾之處人人蕩析離居何能捐助若取之各員捐輸即共毁其家亦不足供哀鴻之一飽該道府縣既不能為無米之炊勢必以空言塞責又稱在捐賑餘賸項下動支如有不敷再行籌畫查捐

賑一項共銀十四萬零六十兩制錢十二萬五千六百串文按每口月給錢一百五十文小口減半以日計之每大口日給錢五文小口二文半該處經已被災食物一切昂貴人日得五文焉能存活前所恃者以工代賑而傭錢多於賑項故民得無虞失所及今河工一停無計生活而捐賑之項除散給外僅餘剩銀四萬兩有零制錢一萬七千串有零通盤合計自上年十月賑至本年三月是有工而兼有賑合六個月已賑給銀十萬兩有奇錢十一萬串有奇自今年四月至九月霜降後開工亦須六個月皆無傭錢可

支僅靠賑給為生所剩銀四萬餘兩錢一萬餘串何以能給足該督亦明知其不敷而又不敢於

國用急需之日有所籲請其曰再行籌畫恐亦無可籌畫也河工既已失時封疆豈堪再誤與其決裂之後所費實多何如消弭未萌所全者大現今海運一千二百餘艘陸續到岸倉儲諒不至告匱而本年南糧尚須挑挖運道開高郵寶應一帶河水絕流行旅皆須起旱糧船斷不能由故道直進其能如期赴倉更未可定使全數盡行在途於京師亦無所濟懇請

皇上截留數郡南糧以拯一方之命欲戢如焚之禍必

恩如天之仁然必待議準所截之糧搬運至彼賑給恐緩不及事請照所截糧數或十分之二或十分之三即於被災鄰境切近府縣借其倉穀給散然後將所截之糧近者運穀塡倉遠者變價歸款庶有益災區無損鄰境分

皇上天庾之供為小民續命之膏赤子具有天良萬不至窮而思逞唯出自

皇上天恩速霈則百姓聞風起舞當無不飲和食德矣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咸豐二年四月廿六日上廿九日奉

上諭上年豐北決口山東江南各州縣被災較廣迭經降

旨動撥銀款籌捐賑撫兼施俾災黎無虞失所現在大工緩堵時日方長賑款所餘誠恐不敷支發小民待哺嗷嗷朕心時深軫念昨已令戶部籌議截留漕米備賑本日又據杜受田怡良奏請派大員督辦賑務等語所有山東賑務著派藩司劉源灝江南賑務著派藩司祁宿藻率屬查勘專司督辦著即于江廣各幫漕粮內截留米六十萬石分撥山東三十萬石江南三十萬石以

備賑濟其應如何撥運存儲散放之處即由各該藩司
酌定章程妥為經理仍隨時報明欽派大臣杜受田等
核實查辦該督撫即刊刻謄黃徧行曉諭務使僻壤窮
民均霑實惠毋任官吏丁胥營私漁利倘有隱漏侵吞
情弊即著嚴參懲辦以示朕軫念災區之至意欽此

請撥川米以充京倉片疏

臣陳慶鏞片

奏再京師為根本重地或恐截去數府南糧必致甲米不敷支放亦為可慮憶臣前年在籍據前署四川督臣蘇廷玉屢向臣言四川米糧最富湖廣安徽江蘇等處一有水旱之災莫不仰給川米萬一漕運不接可請將川米運到京倉最為利便因其地據上游由水可通無煩夫役之勞現在各省俱有捐輸應請

飭下四川總督照所截南糧數目令地方捐米請獎該處所叢積者米糧所缺少者銀兩准其捐米當無不踴

躍樂從即將米數由川江順流而下不過旬餘即至
安徽江蘇一帶交卸補還所截南糧或隨漕運或由
海運隨時酌量可以直達京師是一舉也救災區之
民命使川省之捐輸補京倉之虛缺三善皆備臣愚
以為酌盈劑虛之道莫便於此且現疏通運道開挖
房子河無論開通之難必即能開通而南漕亦不能
銜接而來亟宜預為籌備以為倉庾之實易曰君子
以思患而預防之詩曰迨天之未陰雨而綢繆牖戶惟
仰懇
皇上俯念民食為本權宜通變

飭下四川總督酌量辦理毋憚於難行毋狃於成見庶安
民無失所之虞而京庾有餘積之慶矣謹附片具
奏
咸豐二年四月廿六日上
旨留

嚴申軍法疏

掌陝西道監察御史臣陳慶鏞跪

奏為嚴申軍法以警疏防事自粵西小醜跳梁延入湖南界內動數省之兵經二年之久靡餉一千餘萬之多失地喪師屠城殺將逆賊之罪覆載難容前據

欽差大臣賽尚阿奏逆匪屯居道州及佈置圍勦情形一摺內稱和春大營現紮地面可以兼顧東南飭令劉長清管帶兵勇扼其西路臨口又令守備米興朝帶領留守桂林兵丁由灌陽會合足當南路其北面則咨會湖廣總督程矞采派副將鄧紹良總兵王家琳

管帶兵勇由常甯新田前進四面兜勦甚屬布置周詳所有各路兵勇數目亦甚不為單弱釜底游魚無難尅期殲滅然而先事預防調度合宜者大帥之謀也臨時力戰堵勦兼施者諸將之職也諸將不職大帥雖謀何益哉前者賊困於永安州長圍非不周密向使人人効命何難一鼓成擒乃以孤城久困之賊當四面雲集之師一旦潰圍如入無人之境大寧不振四鎮同亡苟非諸將之疏防何至小醜之易竄由此而興安而全州而道州殺將攻城到此蹂躪覆車不遠故轍堪虞倘此次再令潰圍更不知若何搘撥

衡湘一帶動若燎原臣前恭讀

上諭嗣後統兵大員有臨陣脫逃或託病遷延致悞軍機者著該大臣督撫等一經查明確實即行據實糸奏請

旨糸游以下各員如有退避畏葸以致失地喪師者著一面奏聞一面即於軍前正法以肅軍律等因欽此仰

見

天威震疊耳目一新臣請

嚴飭該大臣督撫等此次圍勦逆匪何以一月之久聽其增修城垣懸揣賊情並非窮蹙恃其深溝高壘令我老師費財若非勾結姦人遙有所應即係休養銳氣

別有所圖定謀而後行乘懈而始出倘所向之處守
將能扼其衝使賊不能竄出者請
皇上破格旌恩若守將不戰而先逃或雖戰而不力致賊
由此逸竄者請遵
諭旨將堵禦該處將官參游以上參奏請
旨參游以下一面奏
聞一面即於軍前正法庶幾人知畏法自不畏賊況有破
格之賞以誘之則衆志成城逆匪安能飛越至於道
州地方山路叢雜如有佈置疏忽防範不周之處致
賊潛遁者該大臣等自不能辭其咎臣愚昧之見是

否有當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咸豐二年七月初六日上

旨留

條陳軍營告病請照例辦理片疏

臣陳慶鏞片

奏再臣聞威柄者馭世之大權也紀律者行軍之要務也刑賞不一則人心疑貳近因軍營文武各員告病畏難苟免屢降

諭旨不啻三令五申前湖北巡撫龔裕當籌辦防堵之時一經告病立

予褫革東河總督顏以燠當河工喫緊之時雖係真病一

請開缺即行降補其所以杜規避之漸者至微且遠

此在身受者既咎無可辭即聞風者亦心有所畏前

任廣西巡撫鄒鳴鶴因糧員熊光緒於官兵出省時怨報患病奏請先行交部嚴加議處蓋不如此懲辦勢必至紛紛效尤成何軍政乃火器營委翼長祥麟營總烏蘭都等十員隨同

欽差大臣賽尚阿前往廣西軍營竟以不服水土先行回京在外并未指實叅奏而該本營亦未詳加覆核究詰退避情形免其治罪仍令各該處當差查該員等不服水土與告病何異始欲因人成事濟其狼貪繼以畏賊懷歸狡如兔脫苟全身命辜

朝廷養育之恩聽其去來墮將士忠勇之氣雖該員等

具有微勞而功不掩過免其治罪已屬莫大
恩施仍令營差未免過於寬宥且該員如果不服水土當
於其到省時即不能終日豈有綾至一年之久亦經
出師繼因辦理不能得力始以不服水土為辭其規
避取巧更屬顯而易見倘蒙
皇上格外生成亦未便復令當差與單營告病人員同罪
異罰何以一天下之心查海疆事隔數年猶奉
宸旨申明舊例將從前告病人員著吏兵兩部存記俟該
員病痊引
見時聲明請

旨仰見
聖衷鑑空衡平賞罰必當況近在目前軍事未竣豈可令
居中迴護俾此趨利背義之徒自鳴得計乎且若輩
既鮮天良他日何堪再用應請
旨將祥麟烏蘭都等十員仍照軍營告病例交部一律辦
理以為畏難苟免者戒謹繕片附
奏
咸豐二年七月初六日上　本日奉
上諭前據僧格林沁等奏火器營員自廣西軍營陸續回
京當因該員等曾經打仗出力姑免治罪仍令回營效

當差因思軍營告病人員已有旨令吏兵兩部照從[illegible]

告病之例隨時存記俟該員病痊引見時聲明請旨火

器等營各員前任廣西軍營輒以水土不服先行回京

與軍營告病人員無異所有火器營委翼長祥麟營總

烏蘭都空花翎莫爾根太傜升空花翎烏槍護軍校佛

爾慶額藍翎烏槍護軍貴誠巴彥倭什瑚勒藍翎長連

興藍翎護軍台廣正白旗護軍營保升參領副護軍參

領德克精阿正黃旗前鋒營保升前鋒侍衛前鋒校永

恰布健銳營委翼長海瑞均著交兵部該營存記遇有

應行升補之處聲明請旨仍飭該管王大臣等留心察

看如有差使懶惰者即行據實嚴叅欽此

請停捐軍功舉人疏

掌陝西道監察御史臣陳慶鏞跪

奏為愛惜名器以固士心以培
國脈恭摺仰祈
聖鑒事臣恭閱邸抄戶部奏請准捐軍功舉人附生據稱實出於萬不得已之中故為此無可如何之計竊惟
國家養士二百餘年一旦為此區區令其士心解體殊非
祖宗植本厚基之意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得其民也得其民者得其心也得民心莫先於得士心士為四民

之首士心一失則民心亦從而散矣今日之舉雖不似加賦歛稅間架踏前代厲階之漸而紀綱一裂收拾甚難邸報傳抄鄉中人士走相驚告以為數千百年來未聞准捐料目及今乃有是舉傳曰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論語曰名不正則言不順故名之必可言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茍而已矣今必別創為軍功舉人軍功附生於名為不正於言為不順書之國史傳之天下何以昭示來茲皇上稽古同天甄陶士類前因增附准捐訓導曾經降旨以從著不准行天下咸曉然於鄉學之風乃部臣計

無如何必出於此臣每中夜繞床太息不寐明知其
辜已成言之無及但既受
皇上特達起用緘默不言是為辜
恩溺職伏思
皇上本年秋仲
特開經筵復於來春舉行
臨雍曠典其所以敦學校勵人材者至微且遠而議者必
以為舍此一途別無推廣之法不知人非至愚未有
不稍存廉恥舉人附生之所以貴於世者謂其以詩
書自致若顯然捐納強附清流此鄉黨自好者不為

必不顧廉恥者而後為之廉恥不顧何事不作捐附生者必謀幹舉人捐舉人者必謀幹進士將來買通關節僱倩鎗替種種弊端在所不免至一入仕途外而知縣可以濫充同考內而部曹可以保薦清班於

國體誠有關礙且以常情度之願以萬金謀幹舉人者有之以五千金捐納非所願矣以千金謀幹附生者有之以三百金捐納非所願矣何也以謀幹得之者清夜不堪自問白晝猶可驕人若由捐納為舉人者見面相詢必有科分若輩難以啟口為附生者學院有歲考教官有月課誰肯以三百金買無謂之[illegible]

捐者亦曾有幾無益於
國而徒以失士心况天地之道此盈彼絀即使陸續而
來捐舉人者既多而捐職官必少捐附生者既多而
捐監生者必少其於本例亦有所損此不待智者而
知道光十三年辦賑濡仕成以副榜捐項至萬二千
兩始蒙
恩賞給舉人一體會試然此特一時破格出自
聖裁並未定有成案當經升任御史朱嶟陳奏
宣宗成皇帝即行停止嗣後不得援以為例天下士林額手
稱慶今

皇上受
先帝付託之重監于
成憲轉圜如流日月之更天下共仰必不肯以一眚累
大德查前明天啟崇禎年間有納穀寄學之例先令報名
在學俟經學政歲考方准作附生時猶未准捐舉人
而生員之例一開士子寒心已為萬世口實毀裂冠
裳殷鑒不遠荼逢
聖主當陽勢居全勝加以
列祖
列宗在天之靈諸臣乃敢建議及此以淆

是誠何必若云今昔殊勢非是不足以廣軍需臣

恩

本朝深仁厚澤急公好義諒不乏人即左右王公滿漢

大臣目擊情形休戚相關豈無情殷報效志切同仇

願助軍需其力不給者固不必論若有世受

國恩坐擁厚貲或累十萬或累百萬或累千萬果能激發

天良如令尹子文之毀家紓難小醜跳梁無難滅此

朝食奚必紛紛議捐舉人議捐附生致令名實之失

哉臣檮昧之見敢披肝膈用竭愚誠不勝戰慄悚惶

之至伏乞

皇上訓誨施行謹

奏

咸豐二年八月廿六日上

旨留　九月初三日奉

上諭前據户部奏請捐納軍功舉人生員著不准行欽此

陳時務四策疏

掌陜西道監察御史臣陳慶鏞跪

奏爲敬獻芻言仰祈

聖鑒事賊匪滋事三載於茲竄擾楚粤三省陷府州縣十餘城

皇上命將出師屢申

嚴旨雖粃稗項支絀而軍需浩費已不下二千萬任不可謂不專兵不可謂不多餉不可謂不裕統兵大員在事文武豈盡無忠義之心奮激之氣甘心挫衂自取罪尤然而警報時聞賊氛未息者有故也民病既亟則

民不恤官兵必久乖則兵不愛將民不恤官則團練不足恃也兵不愛將則營伍不足恃也團練營伍皆無可恃雖使有險可扼有城可守如其委而去之何哉為今之計宜請

皇上降罪己之

詔以固人心懸不次之賞以作士氣寬脅從之誅以散賊黨練精銳之卒以遏賊鋒請悉言其弊與所以救其弊者為我

皇上陳之夫州縣為親民之官督撫有察吏之責乃近來州縣地丁則加耗加平漕糧則浮收勒折清廉者尚

視為應得之規貪黷者更不免誅求之切加以差繇
之苛派胥吏之把持獄訟不決則拖累經年鍋債
特恩則侵蝕過半上控批迴則以為健訟京控
交審則半屬消弭粥子賣妻無所籲訴顛連困苦誰則聞
知一旦賊匪竄延籌餉練丁惟賴紳富彼富戶則取
利操贏紳衿或助官為虐久為鄉里所垂涎素無恩
義相聯安能守望相助所以賊未至則眾已離心賊
既至則轉求快意甚或乘機剽竊消息潛通雖曰莠
民可誅實則官吏驅迫孟子所謂民今而後得反之
此之謂矣聞賊困長沙柏叢鋪九圍之外遷延觀望

迫賊過河西地方慘遭屠戮鄉民立起十五團賊遂解圍而去向使賊徒狡獪不事塗毒長沙之事亦未可知常德府距賊較近聞八月間辦理團練經十餘日之久僅得八十餘人團練之難於斯可見又況郴州桂陽皆係土匪嚮導岳州失事官出城外火起城中固由奸細潛藏未必非民情渙散所致所謂民不恤官則團練不足恃也承平日久軍政廢弛遷調無常則將視官守為傳舍紀律不著則兵視操演為具文演破演鎗不過聲響聯絡習陣習戰不過花法混場徒壯觀瞻無裨實用兵不識將意將不識士情供

役使則鞭責頻加發糧餉則層層扣剋下怨其上已非一朝所以無事則將虐其兵有事則兵欺其將夫兵豈不知臨陣退縮軍法綦嚴但以進死於敵死在目前退死於法尚待查辦且一人先遁百人隨之小隊先遁大隊隨之軍法雖重豈可勝誅又况隊伍既動隊長非因而敗北即死於敵人敗北則兵得借詞死敵則兵且稱快何若將於兵素無拊循教訓之恩兵於將安得有護惜捍衛之意所謂兵不愛將則營伍不足恃也今籌辦防剿僅曰扼要夫險要之地豈可不扼但由粤至楚路徑崎嶇山川之險有過此者

乎而賊由永州竄道州如入無人之境岳州背湖面江三面臨水一面倚山康熙年間逆藩吳三桂之勢百倍於今日之賊我兵扼之岳州三桂坐困城郭之險有過此者乎今賊匪甫至城已失陷是知天時地利不如人和時政之弊一至於此若不思所以固民心作士氣賊黨終不可得而散賊鋒終不可得而遏弊奚由除昔禹湯以罪己勃興桀紂以仁言動灾矧今飢渴尤易為功漢臣董仲舒曰正君身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凡民之正端自君身始今百姓之傾而流離由守令之貪刻兵丁之

離心解體由將弁之寡恩守令將弁之失人由督撫提鎮之不職督撫提鎮之不職由

簡任之未精應請

特沛綸音深自引咎切責大吏與之更新務令上恩下逮下情上通使兵民平日之疾苦皆仰荷

聖主之恫瘝遐陬僻壤郵報未能盡周宜刊刻謄黃徧行曉諭唐臣陸贄有云感人以言其本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贄又云悔過之意不得不深引咎之詞不得不盡故當時詔書宣布聞者感泣矧我

國家深仁厚澤二百餘年人心有不感奮者乎人心大

振則民與官相依兵與將敵愾同仇如子弟之衛父
兄手足之捍頭目矣臣所謂宜
降罪已之
詔以固人心也軍興以來奏保奏陞已千百員奮勇有功
固不乏人瞻徇冒濫亦所不免庸碌之才僥倖一階
足以隳將士之氣而奇特之士循例保舉不足激忠
義之忱承平時督撫提鎮類多依資遷轉或未經歷
事變目令打仗出力著有成效各員若不早為拔擢
俾受調遣於庸懦之上司安能盡其才猷得其死力
鄧紹良礮傷不避省城賴以保全僅邀加銜博勒恭

武棄城遠逃岳州因而失事僅予革職一面正法一
而奏聞之
旨雖降而軍法猶未申也破格保舉破格錄用之
旨雖降而資格固仍限也今若
特頒賞格無論大小官員兵民人等有能擒斬逆首予以
五等之榮十萬之賞其餘大小賊目分別等差擒斬
若干即邀重賞或有才智超羣成效可覩
特予大任俾盡所長則人才奮興而士氣百倍矣臣所謂
宜懸不次之賞以作士氣也賊匪攻陷城邑焚掠村
鎮迫脅良民賊愈蔓延良民之無身家者愈衆賊又

不甚愛惜每戰驅之前行或抑之在後以拒官兵年來諸臣奏稱殺數十人殺數百人殺數千人非真賊也多半此無身家之良民也此曹動以萬計可盡殺乎即使可盡亦非

皇上如天之仁所忍出也聞賊脅良民皆令蓄髮或於臂面刺太平字此輩一經蓄髮刺字自知罪無所逃遂為賊致死以與官兵抗衡令若寬其既往予以自新蓄髮者準其剃髮刺字者更刺悔字或有著名賊目擒斬賊渠率隊來歸既已悔罪立功即照所頒賞格立予重賞一體錄用使賊黨自相疑忌斯賊衆易潰

賊勢易衰臣所謂宜寬脅從之誅以散賊黨也至於
調集兵丁尤當精練賊匪在粵不及萬人兵勇雲集
將及十萬賊竄湖南更加征調徒耗軍餉未見有功
而長沙守城得力者僅鎮筸兵八百名兵不在多其
明驗矣今河南調兵約二萬若於中精選二三千名
或千餘名認真教練練其心志使勿貳象練其膽氣
使勿疑畏練其耳目使勿惶惑一隊之卒愛其一隊
之長一營之兵信其一營之將然後講求器械規度
戰守三省教匪滋事武員得力莫如楊遇春文員得
力莫如劉清聞其出陣皆有親兵數百所向無前今

則將領到營派撥兵丁面貌尚不能識安能性命相維乎亡羊補牢猶未為晚失此不圖後將益僨至江南一帶水師亦宜令一體挑選教練務使防堵教練兩者相資數月之後勁旅得力賊鋒必挫矣臣所謂宜練精銳之卒以遏賊鋒也凡此數端似儒生之常談實當今之切務似迂愚之腐論實救急之要圖不思所以固民心作士氣而徒言進攻猶驅市人而戰也不思所以散賊黨遏賊鋒而徒言防剿猶抱薪而救火也

國家財用不足早完一日軍務即少籌一日餉需欲求

節財之法先求了事之人欲求了事之人先求能慮事之人能慮事或未必能了事未有不能慮事而能了事者也誠得其人而任之賊不足平也愚戇之言

干冒

宸嚴不勝激切屏營之至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咸豐二年十一月廿六日上本日奉

上諭軍興以來將兩年矣廣西瘡痍未復湖南又遭塗炭乃逆氛更熾擾及武昌漢陽所過地方多被蹂躪雖桂

林長沙幸保無虞而我民之遷徙流離亦已不堪言狀
朕御宇三載未能安輯四方俾我民咸登衽席深夜自
省豈止寢食不安因思軍營將帥及各督撫大員皆
先朝舊臣留為保我子孫黎民之用際此時艱孔亟宜如何
同心協力奠我蒼生以補朕之不逮朕為吾民請命不
憚祈禱每閱軍報至地方被害情形愁焉如擣前命徐
廣縉統領大兵分防堵截追剿羣匪直抵武昌命陸建
瀛蔣文慶張芾等各督官兵泝流逆擊昨又命琦善統
帶各省馬步精兵萬餘屯守河南南陽汝甯光州一帶
為楚應援又調吉林黑龍江勁旅隨後接應合三省之

兵力不分畛域直趨湖北合力攻剿逆賊以左道煽惑愚民肆行搶掠荼毒生靈實屬覆載不容神人共憤經我軍迭次殲斃外其兇悍之徒不過數千人半皆裹脅之徒其甘心從逆者無多揆之天道賊匪罪惡貫盈必當指日殲除不致久為民患朕不惜數千萬帑金藉資勦辦本日又特頒部帑以濟軍需此外仍飭寬為籌撥源源接濟該大臣督撫等均當仰體朕心為民除害行軍之道紀律為先務須信賞必罰約束嚴明俾知有進無退人皆用命即小勝小負亦兵家之常事總宜據實奏報不可稍有粉飾朕賞功罰罪以軍報為衡倘有徧

重偏輕何以使在營軍士知感知懼至團練鄉勇及民間自為守禦藉以保衛身家或各村自為一團或數村共為一團其經費當由紳董自行經理豈可官為抑勒且以守望相助之徒輒復紛紛調遣必至遷地弗良轉滋流弊民間捐助軍餉好義急公朕方破格施恩若地方官藉捐需為名委員四出苛派騷擾胥吏因緣為奸又何以安善良而昭激勸即如今籌軍餉條欵內稅契一節亦國家成例然或辦理不善亦足以滋擾累朕宵旰焦勞冀蘇民困吾民一日不安朕心一日不釋前此被賊滋擾省分迭經降旨令該撫查明奏請分別蠲緩

撫卹茲者岳州及武昌漢陽一帶眷懷南服憂思益深若再令疆吏飭屬照常征納小民其何以堪著該督撫悉心體察被賊地方分別蠲緩奏請施恩其餘應行徵收錢漕之處亦著嚴查各州縣總期照舊開徵毋得有浮勒庶幾吾民于顛沛困苦之時不至再受追呼之累該大臣督撫等即刊刻謄黃遍諭閭閻仰體朕意速振軍心用殲羣醜毋再因循玩泄致干重罪將此通諭知之欽此

三年正月初八日奉

上諭本日上辛祈穀大祀朕詣壇齋宿虔中默禱惟願吾

民同登衽席永戢干戈念自逆匪滋擾以來由廣西而湖南由湖南而湖北所過城池多被蹂躪現復圍留武昌省城數萬生靈慘遭荼毒即未被賊地方亦復聞儆遠避備極流離顛沛之苦總由地方官吏平日既不先事預防臨時又復張皇失措甚至聞風先遁以致居民失其所恃不得不轉徙他方以全性命朕為天下生民主不能察吏安民致令盜賊肆行閭閻儆擾興言及此寢饋難安因思嘉慶年間川楚教匪蔓延數載嗣行堅壁清野之法令民團練保衛旋即蕩平即今廣西湖南地方多有團勇保護鄉里賊不致逼且有殺賊立功者

況各處鄉村良民多而莠民少若得公正紳耆董理其事自不致別滋流弊即地方間有土匪一經約束亦將去邪歸正共保鄉閭惟在良有司素得民心必可收衆志成城之效著各該督撫分飭所屬各就地方情形妥籌辦理並出示剴切曉諭或築寨浚濠聯村為堡或嚴守險隘密拏奸宄無事則各安生業有事則互衛身家一切經費均歸紳耆掌管不假吏胥之手所有團練壯丁亦不得遠行徵調各團中如有捐輸倡助或殺賊自效者地方官即申詳大吏據實奏聞朕必立加獎敘如廣西湖南團勇出力者無不渥沛恩施凡土著良民各

有產業與其倉皇遷徙拋弃田廬轉不免土匪乘機搶掠何如堅守鄉里以子弟衛父兄以家資保族鄰予即如賊匪夥黨亦豈盡屬兇頑甘心從逆多因被賊裹脅供其役使茍延喘息末由自新現在著名逆匪如蕭潮潰等均已先後殲斃韋正亦伏冥誅惟一二逆首尚稽顯戮賊匪惡貫滿盈神人共憤光天化日之下豈容魑魅久肆兇殘必當立就殄除以快人心而安疆圉朕奉行

天討軫念羣生不惜數千萬帑金救民水火現復添派大臣調集各路精兵合力會剿何難盡埽妖氛不留餘

念此被脅之民不從則死於賊從之則又死於兵雖愚
民何知自罹陷阱古人有云殲厥渠魁脅從罔治朕仰
體
上天好生之仁何忍概行誅戮如有被賊裹脅自投來歸者
不妨貸其一死有能縛獻首逆或為內應殺賊立功或
戮取長髮賊頭目首級來獻者不但赦其前罪更當加
以重賞其各深思猛省無貽後悔我
列聖相承深仁厚澤洽於黎庶朕以薄德仰承大統三載以
來勤求民瘼惕厲時深雖因各省水旱偏灾並南河決
口謭緩錢糧截漕賑濟粵楚被兵處所亦已分別查辦

蠲緩錢糧加恩而民困未能盡蘇小惠恐難徧及每念

生民塗炭撫育無方即再三引咎自責亦屬虛文惟恐

懼修省仰賴

昊蒼眷寺之幸拯我窮黎中外文武大臣及地方官吏更當

激發天良為民除害各省紳民人等自必同仇敵愾迅

殄賊氛從此永慶豐綏仰承

天佑朕與天下臣民同深寅感茲值大祀禮成是用敷布朕

懷重申誥告著該部及各直省大吏刊刻謄黃宣示中

外咸使聞知欽此

正月十五日奉

硃筆訓臣工戒因循諭我

皇考宣宗成皇帝深仁厚澤浹於寰宇予小子受付託之重當大業之艱兢兢業業已三年矣追思我

皇考彌留之際諄諄以國計民生為重顧命諸臣所共知者試思今日國計不豐民遭塗炭朕惟自恨自責竭力籌維總無成效豈不有負高深為天下一罪人乎內外文武諸臣抒忠宣力視國如家者固不乏人然泄泄沓沓因循不振祿位之念重置國事于不問者正復不少朕雖非賢主斷不忍諉咎于諸臣五夜捫心何忍何安若不痛加改悔將來有不堪設想者矣是用誕告爾大小

臣工自今日始仍有不改積習置此諭于不顧者朕必執法從嚴懲辦斷不姑容猛以濟寬正今日之急務也朕惟諸臣視國計民生無關于汝之身家獨不惜一身名節甘為大清國不忠之臣不亦愚乎總之感人以言其感甚淺爾大小臣工若以認真為多事以朕為可欺一人在上欺之固易翹首上蒼昭昭明鑒吁可畏也特

諭

二月十三日奉

上諭各直省陸營額設兵數統計六十餘萬之多如果該管各官認真訓練俾技藝自精自足備干城之選現在

逆氛未靖各省官兵俱有徵調而存營官兵亦復不少著各該督撫提鎮嚴飭各營將弁將存營官兵裁汰老弱挑選精壯定期分練合操其應補兵丁亦應照常操演仍由各督撫提鎮頒給章程明示賞罰每月委員會同校閱倘有老弱充數技藝生疎或查有空糧情弊即著從嚴參辦毋稍聽徇其各省駐防官兵一併照此辦理該將軍督撫等務當激發天良力求整頓使各營官兵悉成勁旅以副朕望欽此

湖北防堵三策片疏

臣陳慶鏞片

奏再賊匪起自粵西不過跳梁小醜乃數月之內穿過湖南擾及湖北未受官兵懲創有輕視天下之心今既據上游形勝之地志不在小遥揣賊勢約有三路而三路亦皆可禦請為

皇上陳之其由武昌而趨襄陽為一路襄陽正道北犯河洛西折則直指潼關其間道自襄陽至鄖陽即入陝西之商州過藍田直抵西安省城使賊以疑兵犯河洛而指潼關以奇兵由商州而趨省城陝西全省之

兵業經陸續調遣賊如猝至則關中之事不可問矣若賊至關中據天下之脊塞其險阻因其財富休養士馬乘時而動此秦人虎視之資也其東下江南爲一路長江東下順流揚帆兩岸雖云設防而沿江一帶不見兵革已二百餘年金鼓未聞先驚風鶴假如賊艘直下竟抵江寧則南北之漕運不通淮揚之鹽綱亦廢在南省爲切膚之患在北直爲扼吭之憂加以吳越之間自有明迄今賦稅重於他省兌漕折色積困難甦使賊人布張僞示輕減錢糧小民何知未有不鬨然響應然而由淮揚之間再行北犯形格勢

禁有所不能其北犯河洛爲一路賊匪起自嵩山登
高履險是其長技一入河南平原曠野四戰用武之
地賊初至必無騎兵我師但以步卒守險以所調各
省馬兵及索輪勁旅排整馬隊直衝橫截電擊風行
賊匪萬不能當此衝突今者河南調有重兵庶幾賊
不敢犯然非入關中即下江南應請重兵馳赴襄陽
應援即在樊城一帶扼住漢水之險嚴加堵禦一面
飭陝甘總督舒興阿陝西巡撫張祥河派員防堵商州南
山各地方則其入關中之路不足慮矣再
飭兩江總督陸建瀛暫將河工要務交河督楊以增辦理

星夜督率水師進屯安徽之小孤山該督親帶弁兵
駐紮宿松縣水陸兩路皆可兼顧小孤山之上游為
江西九江府既奉
諭旨著署江西巡撫張芾帶兵防堵而九江府之對岸為
湖北之黃梅縣湖北兵力此時斷斷顧不及此應
飭徐廣縉速派兵勇前往與九江夾岸固守扼其東下之
路是九江黃梅為一重小孤山為一重則其下江南
之路不足慮矣既扼其西入關中復堵其東下江南
而況有河南重兵以為之禦賊至武昌必如釜底游
魂無地突出然後聚而殲旃其撲滅可計日待也臣

以狂愚之見發為無忌之談未知是否謹附片具

奏

咸豐二年十一月廿六日同上

旨留

請酌留直隸兵丁片疏

臣陳慶鏞片

奏再恭閱邸鈔

特旨調直隸兵三千交陳金綬管帶嗣據署河南巡撫琦

善奏調直隸提標督標兵各二千名正鎮之龍泉倒

馬固關三營兵共一千名大名鎮標兵一千名前後

調直隸兵共九千名現在河南坊堵緊要自應厚集

兵力但近

畿之地拱衛

神京亦不宜使兵力單薄且豐工人夫該萬江南山東饑

民徧野皆與直隸接近若使直隸空虛誠恐匪徒乘
機誘煽不足以資彈壓應請
旨於所調直隸兵丁酌行截留改調山西兵丁庶於河南
防堵有益而近
畿之地亦不致有空虛之患謹竭愚誠附片具
奏
咸豐二年十一月廿六日同日上
旨留

籀經堂類稾卷第二終